

苏金星著

奇 传 案 宝 盗 陵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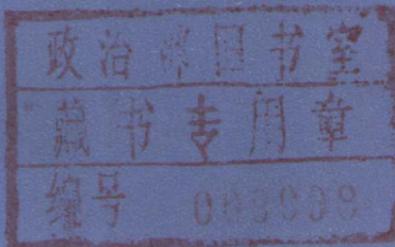
苏金星

东陵盗宝案传奇

古446
893
893

装帧设计：
插图：
王金泰

群众出版社



8098

BB87/03

东陵盗宝案传奇

苏金星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巨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0.875印张 232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70 定价：2.00元

印数：00001—19000册

目 录

一	朔野烟尘起	(1)
二	超级新闻	(9)
三	法官与典狱长	(14)
四	大公的烦恼	(18)
五	萨德弗尔陛下	(25)
六	张园哭声	(27)
七	千古罪人	(32)
八	于绶光夫妇	(55)
九	浴池枪战	(63)
十	内讧种种	(74)
十一	群蝇聚会	(80)
十二	同是盗宝人	(94)
十三	庞然大物	(107)
十四	山西王	(127)
十五	牌桌挂钩	(135)
十六	夜行者	(141)
十七	奇 遇	(147)
十八	烂竹岩的主人	(162)
十九	沈作红其人	(180)
二十	毁 灭	(188)

二十一	上帝的恩赐	(204)
二十二	书房观宝	(212)
二十三	安全专家	(223)
二十四	故人重逢	(229)
二十五	失败的尝试	(238)
二十六	夜半枪声	(248)
二十七	各揣心腹事	(257)
二十八	国宝展览	(265)
二十九	密室定计	(275)
三十	并非斗智	(282)
三十一	不翼而飞	(292)
三十二	死囚失踪	(304)
三十三	小巷深处	(311)
三十四	夜走渤海湾	(321)
后记		(342)

一、朔野烟尘起

这是一九二八年仲夏的一天。繁华、整洁的青岛海西大港，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了。高耸在海滨的仓库群，被炮弹打得龇牙咧嘴地东倒西歪了；货场上，一堆一堆烧焦了的草绿色军毯、裤衩、裹腿，被风吹得乱纷纷的撤向荒野和海面；坑坑洼洼的水门汀地面上，一汪汪深绿色积水里漂浮着死者的残肢断体与死狗、死猫、蹄、马头夹杂在一起，在强烈的阳光照晒下，蒸发出薰人的臭气。大群大群的绿头蝇，嗡嗡地吵闹着，贪婪地吸吮着尸体上的腐汁……

一个大臭水坑旁，拥挤着一伙伙面黄肌瘦的难民。一伙伙满身污秽、满脸凶相的伤兵、游勇，操着各地方言，粗鲁地咒骂着，踢打着，在难民中乱窜乱撞。

离这儿二百多米的东北角，聚集着一小群碧眼黄发的洋人，穿着长袍马褂的绅士，斜挎武装带、腰佩指挥刀，神气十足的军官和浑身散发着花露精香味的太太小姐，他们都在不耐烦地等船。

这时，二号码头上，忽然出现一伙彪形大汉。这些人清色的灰布裤褂，两只超长的衣袖盖过手指尖，胸前那排千足蛇式的十三太保型纽扣故意敞着，露出里面滚黑边的白洋布汗褟儿和红兜肚。他们是刚从北京赶来的京津卫戍司令部侦探队的人马。这伙人一出现，立刻使本来就骚乱、惊悸的码

头，又陷入一阵神经质的痉挛。

警厅海西大港分驻所那间六点五平方米的办事房里，坐着个被鸦片烟薰黄了脸皮的瘦长汉子，这人一脸狐疑、焦躁，象是在等待什么，不时从黑绸上衣兜里掏出那块银链拴着的西马怀表看看，又瞅瞅窗外远处的海面，脸色愈来愈阴沉了。此人就是鼎鼎有名的龙头大哥、京津卫戍司令部侦探队队长刘清林。

一声刺耳的汽笛响了，日本客轮“陈平丸”号冒着浓烟，象是拖着长长的黑尾巴，骄横地闯进了港湾，正向二号码头靠拢！

骤然间，身着各式衣饰，操着各种语言的人流，从那庞大怪物的腹中冒出来，争先恐后地涌向了跳板。顿时，码头上的嘈杂、混乱达到了沸点。

刘清林与他的探员们精神抖擞，转动着一双双狡诈的眼睛，在上岸旅客的人流中穿巡着……

两个家丁模样的人，拥着个西装笔挺的阔少挤上码头。阔少一双机灵的小眼睛，频频地左顾右盼。左边那个提皮包的家丁，正笑嘻嘻地跟他说着什么。

探目李景舜、王孝亭尾随在阔少身后，挤过厚厚的人墙，来到一号堆栈前，悄悄地向倚在门框上的刘清林示意。

“厚歧兄！”刘清林突然欢愉地高喊一声。这声音虽然象敲碎了一只大砂锅那样在人们头顶上震响，可是埋着头朝前奔跑的旅客们谁也没理会。唯独那阔少一惊，脱口问道：“谁！”

刘清林急忙穿越人群奔过去，热烈而又礼貌地握住阔少的右手，卑谄地报告：“军座通知鄙人特来恭候！”

阔少一脸迟疑、惊惑神色，口中下意识“哦哦”地答应着。

两个家丁一听主人的声调，再看眼前这阵势，皱紧了眉头。

王孝亭跨前一步，挤上去，乖巧地向阔少介绍：“团座，这位是我们的刘老板！”

刘清林没等对方反映过来，就彬彬有礼地向分驻所方向一伸手：“请！”

主、仆三人，这时已身不由己地被这伙人拥进了那间斗室。

刘清林坐在唯一的那只办公桌前，跷起二郎腿，洋洋得意地望着阔少。虽然还是一脸笑容，语气却强硬多了：

“军座吩咐鄙人，候厚歧兄一到，一切安全均由我们负责。货物也给我们暂为保管，等找到客人……”

“你！什么人？”阔少没容刘清林说完，就鄙夷地问道。

“我们？”刘清林哈哈大笑，“以后就知道了！”笑声中明显地透出骄横。

站在一旁的王孝亭，向那提皮包的家丁伸出手去，不容违抗地命令：“货物交给我吧！”

话音未落，那主仆“嗖”地从衣襟下掏出三支锃亮的日本马牌撸子。这麻利准确的动作，足以说明他们并非等闲之辈。

“老实点！”刘清林一翻脸，嗓音变得沙哑、严厉，“不想活了！”

阔少迅速瞥了一眼门和窗外，只见一支支大张机头的盒子炮，对准了他们三个人。

刘清林从阔少身上搜出军队符号、黄绫护照各一张，子

弹三十余发。又从他贴身衣兜搜出红绫小包一个。

他刚一打开红绫小包，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一双双狂喜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包里数十颗闪射光彩的珍珠，尤其当中那颗大于核桃的东珠，在阳光映照下，反射出熠熠光华。

过了好一阵，刘清林才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这种痴呆，在“客人”面前有失身分。尤其在这杂乱的环境中更要牢记“财不露白”的格言。他慌忙扫了一眼门窗，严防外人窥视秘密，随即连忙将红绫包揣进自己内衣兜，又顺手夺过家丁手中的皮包，朝门外一撇嘴：“上车！”

“去哪里？”阔少还想抗议。

王孝亭朝他脊梁狠狠一掌：“少废话！”

.....

崭新的“载克赛”，高速奔驰在全市唯一的一条柏油路上。车窗外闪过千疮百孔的楼房和一队队步履蹒跚、番号杂乱的队伍。

刘清林越来越感到双膝上这只皮包的重量，得意地从反光镜看了看坐在后排的那位阔少。他那上翘的嘴角，不由地荡出一丝笑纹，不禁想起昨天下午发生的事：在北平恭王府南侧、大风翔胡同的蛰春堂，他正倚在绣炕上吸鸦片，突然来人叫他回去接紧急电话。那是台日本军用旧式话机，但传来的声音都很清晰，说是有三个人身带数十万元的珍宝去青岛，要到日本交涉一桩特殊买卖。并详细告诉他，那三个人的职业、姓名、体态、衣着以及到达的时间等等。当他问对方姓名时，电话却“咔嚓”一声挂断了。

在这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竟有随身携带数十万元珍宝的富贾巨子？他扔下话筒，鼻孔里哼

哼了两声：“哪儿来的匿名电话，还想让老子上当！”他本想再去蛰春堂厮混一会儿，但这晦气的电话，已扰得他趣味索然。当他倒在藤椅上烧烟泡时，那价值数十万元的奇珍异宝，却止不住地在他脑子里翻腾开了。他想：也许哪路财神爷知道老子手头紧，鬼使神差送来这笔外快！再说打电话人的语气、声音，也不象一般玩世之徒，何况提供宝物的出处，又有根有梢呢！他越想越感到有必要去闯闯大运。于是，他挑选了多名亲信，连夜赶到了青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人和宝物都搞到手了。

……刘清林正在自我陶醉时，汽车已开进英租界。在维多利亚路转弯处，往南一拐，越过两重铁门，驰入一座希腊古典式庭院。这儿离闹市较远，十分宁静。庭院尽头，有座诺曼第庄园式的宽敞建筑物，它的墙壁与楼顶爬满了常春藤。迎门的客厅虽不豪华，但很考究：一色西式家具，打蜡的地板上，是一方斗牛图案的阿根廷地毯。

来到厅内，主仆已知无反抗余地，只能听任命运之神摆布了，神经反倒松弛下来，恢复了久荡江湖的本色，大大咧咧地歪靠在沙发上。

刘清林还未坐稳，就急忙打开皮包。谁知，一股奇异之光直刺双目，惊得他“呀”了一声，差点把皮包掉在地毯上。王孝亭赶紧伸过头来看，也惊得目瞪口呆。刘清林立即吩咐手下人“招待”好“客人”，急忙带领李景舜、王孝亭走到隔壁的密室，笨手笨脚地把宝物一件件取了出来，摆满了一只小茶几。三人六只贪婪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些稀世之宝，谁也没吱一声，似乎连呼吸都窒息了。

过了半晌，王孝亭才从嘴里蹦出两个变了调的字：“大

哥……”他由于过分激动，两腮肌肉一阵痉挛，把后面的话又缩了回去。

李景舜已意会到王孝亭没有说完的内容，望望刘清林铁青的脸色，嗫嚅着：“够咱哥儿们受用一辈子了！”

刘清林眯起右眼看看同伙。向客厅方向一歪头：“他们咋处理？”

“撕了！”王孝亭恶狠狠地说道。

刘清林从衣兜摸出粒烟泡丢进嘴里，连同唾沫咽了下去，稳稳神，说：“坐下，奶奶的，都坐下！”这位大哥到底比小弟兄考虑的周到，他压低嗓门又说，“可不是闹着玩的，传出去，咱吃饭的家伙保不住，连于司令也他妈坐蜡！”

“怎么？到嘴的肉，又……”

“别急，这些算啥，大头还在后边。要冒险就要冒得值个。舍出这一百多斤也要捞他个痛快……”刘清林把话说到紧要处截住了，眼睛逼视着两个同伙，那意思是：“你们敢吗？”

李、王二人把胸脯拍得山响，齐声道：“大哥，听您的！”

“好，咱们这么干……”刘清林招手把两人叫过来，如此这般地咬了一阵耳朵。

“绝！绝！”两人都伸出大拇指，“咱算服了！”

“怕只怕于司令闻到腥，就他妈坏菜了！”

“放心，这儿都是自家弟兄，谁敢吃里扒外！”王孝亭拔出匕首，“唰”的插在桌面上。

对“客人”进行了一番紧张的审问，借助拳头和皮鞭的

威力，“客人”们不得不将宝物的来龙去脉，家底存货以及这次外出的使命等等细节，全盘端了出来。

刘清林把探员们召集到密室，说：“咱弟兄有福同享，有祸同担，这事谁也不准露出去。”他看了看一脸横肉的王孝亭和他手里那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放缓语气，“他们权大势大，可以明火执仗。咱们势小力弱，只能阴着干。想发横财就得担点风险儿。弟兄们有谁不愿干的，就此客客气气地散伙……”

这伙人干这类事，当然不会有异议。他挨个审视一番面前这些酱猪肘子一样油光闪亮的脸儿，看看没人吭气，猛一挥手：“妥啦，设宴！”

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酒席摆上来了。刘清林端起酒杯大声吆喝：“弟兄们，来，干杯！祝贺你们立了一功，回去我一定在于司令面前给诸位请赏……”

一阵欢呼和杯筷撞击之后，各种腔调的吵闹声嗡嗡四起：

“活该他姓孙的倒霉，被咱撞上了！”

“孙老殿胆真大，竟敢出卖祖业！”

“瞧热闹吧，过两天报纸就该登出特大新闻了！”

“还有套红号外呢！”

.....

他们吵吵嚷嚷地直到深夜，酒性发作后，这伙人便一个个东倒西歪，鼾声大作起来。



二、超级新闻

《申报》首先发难，揭开了东陵盗宝案序幕。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报纸竟相呼应，纷纷派出干练记者搜集、抢购有关盗宝的内幕秘闻，于是各种消息充斥了报纸的版面。短短几天之内《申报》便发出三十多条消息：

国军军长孙殿英，令工兵营安置地雷，将乾隆帝及西太后墓炸毁，地塌一大窟，派兵三十余人入内，内阴气甚盛，不透光明，举火把洋蜡亦不发光。视四周地势甚大，越石门三四处始见棺木，其下系水泉，棺木悬于上，四壁尤为美丽。后将棺凿开，见西太后面如生人，发髻亦未散乱，所穿衣服与扮戏同，周身发光甚亮，宝物贮于此，可想而知。

东陵劫后之惨状：慈禧棺与盖分置，椁已劈碎，棺则开，慈禧尸骸赤条条侧放在棺盖上。上覆之龙袍已扯碎，其余衣物全无。尸未腐烂，头发已散，尸肉经风变赭，尸干如木乃伊。墓内甚黑，不能照像。墓内一切器皿及石箱木箱全空……

乾隆墓中有四重石门，查系炸药炸者，墓内尚

有许多木箱，金皮包的似盛殉葬物者，箱子全破碎，锁则铜质，委弃在地，墓余一切均无法查出……

各中小报纸也蜂拥而上：

西后殉葬物最多，价值万千元以上……

盗墓者确系孙殿英所为，一个翡翠西瓜，即值一万元，现不知下落。豆大珍珠约三四十斤……残留墓内二十四尊，玉笔屏十幅……

东陵来者云：掘墓案事前徐源泉亦知，故极有组织。发掘后，复有零星军人入墓搜物，每有所得……

东陵事件经新闻界一鼓噪，潜在的各方势力趁机而动。整个社会舆论顿时喧嚣起来。其中既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人士或集团，要求查明真相，惩办罪犯者，亦有遗老遗少、军阀官僚，黑社会势力煽风助火，火中取栗者。于是乎，各色人物纷纷涌出，报纸上各种言论竟相发表：

文化维护会电请严办盗东陵人犯……从速收缴殉葬诸物，修葺陵寝……

总商会电（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要求加速组织军法会审，并要求陪审或旁听。

民族精神振兴社申明：皇陵者，我民族精神文明之象征也，盗陵者乃民族败类……

国家之叛逆，不诛不讨，何以待列宗列祖……

国宝整理委员会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当局迫于舆论，同时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赶忙调集人马，摆开一副整饬军纪，维护公理，严惩主犯的阵势：

北平地方法院，特于八月十八日上午十时，派检验吏俞源前往东陵，检验乾隆及慈禧棺木……

北平警备司令部：派部员哈汉仪赴东陵调查……

北平地方法院，昨日加委首席检查官何某，赴卫戍司令部接洽检查东陵审案事宜。

河北省主席商震，奉阎（锡山）总令，来平调查东陵盗墓案，于十日下午偕同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晓沧及机要秘书许昌威，由津来平，八时抵站，将与张荫梧及第六军团长徐源泉分别接洽。

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电商震总指挥，
派兵保护东陵，警备司令张荫梧将军派兵保卫西陵。

河北省主席商震，限令遵化县县政府，严缉盗
墓正犯，依法惩办……等因奉此。

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
办，毋稍宽纵，此令。

蒋中正

舆论界沸腾了。政、党、军、商、学，各界行动起来
了，整个中国卷进了东陵事件漩涡。东陵奇闻暂时湮盖了各
系军阀抢夺地盘的丑闻。在东陵事件漩涡的底层，正孕育着
一系列诈骗、火并、谋算、内讧、刺杀事件。总之，一系列
流血的、不流血的、明的、暗的搏斗，将围绕珍宝的归属激
烈地展开。

中国国宝失窃的消息，通过种种渠道，输送到地球的各
个角落。各国主要报纸也纷纷加以报道。

创建于一七〇三年的《维也纳报》，以《中国宝库洗劫
案》为题，抢先在欧洲发布了新闻；紧接着，《纽约每日新
闻》不惜工本地发了套色通栏标题：《请看中国“泰姬陵”失
劫之真相》。与此同时，《世界新闻》一反只在星期日出版
的严格法规，这天破例地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印发了五百万
份，专属阿斯托家族的英国《观察家报》，在太子港出版的
海地《晨报》，伦敦版的《新闻纪事报》，阿根廷布宜诺斯
艾利斯版的《新闻报》，芬兰的《赫尔辛基报》，以德文出